或曰曹衛背華即夷于是乎致討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于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絶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謝湜曰內殺大夫書刺諱之也言以周官三刺之法審其情也魯使公子買戍衛以防晉難也晉人威勢雖盛使買以死守之可也力不能抗則伸直辭明正義聽命于晉可也晉之伐衛也魯國懼難乃至不卒戍事而殺買以說于晉不忠之大也捍患禦難保人民安社稷所恃者忠而已內不忠于其臣外不忠于其鄰不可以為國故買之戍衛也書不卒戍書刺著

于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也

楚人救衛

謝湜曰衛恃楚距晉故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謝湜曰凡執諸侯及大夫皆奪爵稱人晉侯因入書執而不曰人者文繼上事不可復稱某人故也晉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執共公以畀宋人楚嘗伐宋圍宋曹嘗與楚執宋公然則以共公畀宋

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又先軫獻謀許復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凌諸夏滅黄而伯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

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煞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復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謝湜曰得臣剛愎自用勇于必戰楚子畏晉欲還而得臣傲忽無退志故城濮之敗歸罪得臣而殺之得

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謝湜曰楚敗晉文廹衛故衛成懼難奔楚衛成失國不名者以示義不當絶

胡安國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

而使遂往又遂如晉不敬莫大焉魯之于王皆不足
以成朝聘之禮而天王使使來聘者反有七焉王者
微弱諸侯不臣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可見也
謝湜曰天王所在曰王所踐土之會襄王往勞文公
晉為王築宫踐土因率諸侯朝焉故踐土稱王所踐
土密邇王室朝于王所而不于京師文公失事王之
道也故踐土之會王亦在焉王不書尊天王也朝書
王所著公失朝禮也朝不書諸侯不與諸侯之成朝

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耻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謝湜曰成公逼難不能以死守位而棄國出奔其出也晉文立叔武以主社稷其位已絕于衛矣故自楚歸國書名書復歸晉文假大義復私怨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逐人之兄而立其弟非道也故成公出奔不名以示不當絕返國稱名稱復歸以示絕于國上明

義不當絕下明已絕于國而晉文棄絕成公不以其道其罪見矣成公頼楚之力以歸左氏謂晉復衛侯非也

胡安國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

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鞫子哀而
以爭國為心亂民彜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
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
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
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
莗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
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
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

當做得到

陳侯欵卒

謝湜曰陳侯盖自會返國而卒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秋杞伯姬來

謝湜曰非歸寧故直書來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程頤曰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名王之為不順

故譎掩其正

程氏學曰河陽之行非廵狩也晉文名之也而聖人特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伸天子之勢抑晉侯之不臣也若踐土之會王亦在焉惟公朝于王所而不書王之來何也曰踐土之事天王實勞晉侯然王有廵狩之名晉無召君之迹非如河陽之行反道害義故特書言狩者足以見其不成狩也春秋之義所以明微

嗚呼抑強扶弱尊王而黜諸侯非聖人誰能修之

之不臣也踐土之事襄王實勞晉文故踐土書公朝
王所而已以其無召君之迹也河陽則以臣召君不
可以訓故河陽以天王自狩為文以其滅君臣之義
也河陽與温一也指邑故言温指狩地故言河陽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
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

胡安國曰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謝湜曰晉文以尊周之命率諸侯朝王臣子之大義也許獨違命不從罪在所治故諸侯自會以兵圍之書遂

也誅釋不由公義而能使天下歸服者鮮矣晉文以王命舉十國討許而至于圍之則許人心不服晉可知也

胡安國曰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謝湜曰列國大夫上抗天子之卿而盟大夫之犯上也天子之卿下盟列國大夫而盟王臣之瀆禮也故王子虎晉狐偃及諸國大夫皆貶稱人正大典也會王子虎公會之也公不書諱之也外則貶之內則諱之公之惡由此著矣翟泉周地諸侯與王人盟猶不可而況于大夫乎洮盟遠于王都猶曰不可而況于翟泉乎然則洮之盟未若翟泉之密邇王都也諸侯之會王人未若大夫盟天子之卿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胡安國曰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

介人侵蕭

謝湜曰介葛盧兩至魯乘蕭無備侵蕭前書來後書侵為邦國不虞者戒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謝湜曰三公兼冢宰故書宰周公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謝湜曰諸侯上聘天子禮事之大者也魯之修聘禮非專以王室為事也故公子遂既聘于周又聘于晉

王使宰周公來聘魯始遣大夫報聘又且如晉是待王室與小國等夷也故遂之行書如不書聘罪其不成聘也書遂如晉罪其不敬也

胡安國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

著之

張載曰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

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又曰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

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與顔子不改其樂之意同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祭之禮也自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魯周公之封也何禘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

心矣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失禮之大也郊祀之大者也三望祀之小者也不郊而三望是廢其大而修其小也三望書猶志其失大祀也猶可止之詞也

胡安國曰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命魯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

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
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
天諸侯祀天僭極矣春秋欲削之則無以志其失悉
書之則歳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
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
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言杞宋夏殷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
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
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
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
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
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
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古者

胡安國曰按左氏稱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于圍困遷徙之餘從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張載曰重耳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晉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為

不厭多晉文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一箇伯諸
侯之規模皆自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大段不同桓
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盡做
得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
事亦無可喜之功至于文公事業載在典冊粲然可觀如
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伯業却無迹晉文成伯
業便有迹桓公伯業緩成文公伯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
如齊桓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

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于僖二十六年伐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于僖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

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於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

文權譎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伯業不繼而文公雖死伯業不絶何故只緣有一件都强如齊桓晉文所以伯業相繼不絶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趙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郤縠死使原軫又自不為卿又讓之晉人材之所以

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
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
以賓臼季歸即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
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亦莫不皆然一國
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景
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
晉之伯業所以長久桓公之伯業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
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
道言五刑失其用則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
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
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
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
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証也然顧命康
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
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
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
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謬矣
朱熹曰胡安國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
位凶服如何入廟安國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
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
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
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
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
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爾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
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
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
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

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中降而不慽慽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顧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眹曰

程頤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晉經人
之國以襲雖憤無以為詞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
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謝湜曰秦以殽之役出師伐晉故晉襄欒之戰于彭
衙忿兵任力不可以取勝故秦師敗績晉為戰主罪
其以戰為事也秦出師乃報殽役故不書伐
胡安國曰及秦師戰于彭衙秦戰而言及者主乎是
戰者也夫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

呂祖謙曰孟明之罪也是三子皆往何故獨説孟明
之罪如前不以一眚掩大德可見
丁丑作僖公主
謝湜曰親既葬孝子逆神而反諸室乃立木主以依
亡者之神而永事之是故既葬之後有虞主既期之
後有練主上以附祖考之神而下以繫子孫懷慕之
心也禮曰先王既葬設虞祭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僖之葬十有一月公始作主而安之

失孝子事親之道矣書作僖公主著其緩也

胡安國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又曰春秋尊嚴廟制而謹于祀禮夫祀國之大事也故緩作主世室壞則書于策以貶不虔

晉之不義也故處父貶族不書所以屈晉而伸魯也
胡安國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
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
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
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呂祖謙曰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古者公侯不
與伯子男會經書處父去氏以貶損處父不能正君
之失

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不以民事係憂樂也其怠于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程頤曰大事即是袷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即合食閔僖二公之義

程氏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謂禘也為躋僖

公大其事也僖公閔公庶兄而立位在閔下而躋之
紊亂宗廟顛倒禮經莫此為大三傳同云逆祀非禮
明矣故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著復正也從祀者順
祀也彼順則此逆尤可知矣
謝湜曰魯人奉閔為君則僖公嘗為閔之臣矣奉僖
繼閔之後則僖公嘗為閔之子矣僖雖閔庶兄以兄
繼弟其始雖不順然國人奉以繼閔則閔為之父僖
為之子其位不可易也文公恭修大事而升僖公位

程頤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謝湜曰襄公既敗秦師于殽又敗秦師于彭衙今又合四國之衆伐秦著其連禍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也娶夫人所以奉宗廟而不告之其不恭也大矣若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謂
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子而
不述其所以葢公子公孫于國事皆惟臣禮而已惟
婚姻之禮則于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俾尊者從事則
非順也卑者行之何有于不可哉
謝湜曰不待既祥而大事于廟不待釋禫而納幣于
齊忘哀之早也

胡安國曰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之謂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呂祖謙曰襄仲是莊公子文公叔此是至親者所以委之

春秋集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七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程氏學曰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謝湜曰王子虎天子大夫王叔文公也王臣以赴告之禮通于邦國故奪爵書名不以外諸侯之禮待之也

胡安國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内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非禮之經也天子内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

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
晉有邲之敗齊有鞌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
者未易槩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
之所以止于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
子之序書詎終于秦耶

秋楚人圍江

謝湜曰江即晉故楚圍江

雨螽于宋

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娶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于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程氏學曰先儒謂國君必親迎以使大夫為非禮據

逆夫人使卿未為不重也婚姻者人道之始故曰女之行國之大事也謹書之而得失見矣

謝湜曰公使大夫逆姜氏為夫人逆者非卿故不名至不告廟故不書至夫人上配國君其體尊矣逆不以卿至不告廟不欽之大也凡夫人逆則為女至而告廟則為婦女在父母家之稱也婦從夫之稱也故春秋逆稱女至稱婦文姜婦行已虧哀姜讐女皆不可以奉宗廟故文姜至稱姜氏哀姜入稱姜氏皆不

謝湜曰殽役之後秦晉怨結禍連兵革不息

胡安國曰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于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

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歿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呂祖謙曰車馬曰賵古人以祭器銘鼎為寶以車馬為貨當時車馬最易貨如今人金玉相似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不是便把他車做槨只是賣車為槨見得車馬是易貨的物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謝湜曰母以子貴妾之為君母者也母雖妾子為君則禮宜致隆親母之道也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其體屈而不伸故妾母之禮嫡母在則以妾

告雖通王室王室不當以夫人之禮待之尊妾母孝子之私恩正嫡妾先王之大義故也成風魯之妾母也天王使王臣歸賵歸含來會葬逆天之大也歸仲子賵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歸成風含賵稱王會成風葬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于始王不能若之于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道不復見矣故王之寵妾而尊之也始則名其宰終則去其天始名其宰者以宰不能相

王于始也終去其天者以王不能若天于終也

胡安國曰仲子雖賵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也或以為同則書王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乃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

呂祖謙曰襄仲如晉葬襄公襄仲是卿出從諸侯葬
此是霸者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謝湜曰射姑狐偃子賈季也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
處父以射姑不可將進諫于君而以趙盾易之射姑
怨處父之易其班也專以私忿殺之處父國之大夫
也射姑以私忿專殺大夫而晉國不能討然則處父

朔政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朔則告廟而行之然則朔宜朝朔政宜告政月必朝廟告朔示不敢專敬之至也文公怠于為政以閏非正月故始不告月月以紀時也月禮不修則時政不明時政不明則民事不治矣閏不告月亂之道也書月不書朔以示閏亦歲之月也朝廟以告朔也廢朔而朝廟舍其本而修其末也猶可止之詞也朝廟書猶志其失大本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歲之

餘日也先王用以正時用以成歲然則閏與正月皆陰陽消息之候也穀梁謂天子不以告朔喪事不數失之遠矣

胡安國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古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爾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